

林斤澜

文集

未刊发作品卷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林斤瀾

文集

未刊发作品卷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林斤澜文集：全十册/林斤澜著. —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12
ISBN 978-7-02-009534-6

I. ①林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当代文学—作品综合集 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38988 号

责任编辑 王 晓
装帧设计 刘 静
责任印制 苏文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北京智慧源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3933 千字
开 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印 张 182.125 插页 31
印 数 1—2000
版 次 2015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09534-6
定 价 720.00 元(全十卷)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目 录

自己的喜事	1
未命名作品之一	97
未命名作品之二	332
未命名作品之三	419
我们的小松树	507
娘和娘娘	553
未命名作品之四	559

自己的喜事

(一)

西山有三千道山梁，三万个山头，可是只有三个有名的山峰。

三十年代，每当春秋两季，就有千万个人，翻过千万条没有名的山头 and 山梁，去朝拜那三个有名的山峰。其中的一个，不但峰顶有大庙，连盘山道的每个转弯抹角，都有寺院庵堂。至不济也得有个小土地庙，让朝拜的人一路磕头磕上去。

在数不清的没有名的山沟里，常常会看见山腰上有一个平台，或者是个平坦的小山头，伏着一片房子，一个村庄。有的房屋的山墙下边，就是悬崖绝壁。有的山上还打不了井，连喝的水都要走两里、三里、五里弯弯曲曲的小道，到下边有泉眼的地方背上来。背水用腰子形状的扁木桶，压在脊梁上。手里拿根枣木棍，棍头包着铁皮，有的还有铁钉，拴在石头上“丁、丁”价响。

为什么村庄不在沟底，安到山台上边。要知道西山只有受人朝拜的名山香火旺盛，千万个山头都穷，水还恶。平时见不到水，一到连天大雨，山洪暴发，沟里的树都会给卷了去的。

这里说的故事，就发生在一个贫穷的山台上，名叫王爷庙。朝

拜名山的人常常打这里经过，却还没有人站下来，听听这里的间篇。离现在半个世纪以前，三十年代之初，这王爷庙不到百户人家——在名山周围，叫什么庙的太多了，可也叫不来香火。房子由东到西，稀稀拉拉。尽西头，挨着悬岩，有三间草房。草顶发灰发黑，好像灰白头发。窗户暗洞洞，仿佛瞎眼眶。也有乱石头和黄泥的院墙，却倒塌了，抬脚随便走进走出，只能作为地界，界线里边还叫做王家院子。

秋后天气，玉米已经砍了，白薯已经刨了。青山铁青颜色，阳光是冷光，傍晚时分，王老太坐在门槛上，抢着个筐箩，筐箩里边是亮干了的榆树叶子，老太在摘摘梗儿把儿呀，好掺在玉米楂子粥里，让稀粥黏糊糊的糊弄肚子。

王老太只有个独生儿子王天保，真是老天保佑，长得憨厚壮实，坐在院子里的树桩上，那身量也仿佛树桩。他对着磨石在磨一把长把斧子。

山里安静，只有乌雀唧啾。忽然听见喘气带咳嗽的声音……悬岩前边，院子前头，有一条上下山的小道，那里露出一个老人的半截身子，背着扁水桶，只差两步就上来了，可他站住捶起腰来。

王天保放下斧子，大步抢了过去，伸手摘老人的水桶、老人却不让摘，说：

“不成，不成，老让你受累。”

道窄，哪里躲得开。王天保身憨力气大，揪住桶绊只说声：

“给我吧苗大叔。”

顺手就摘过来，这位苗大叔嘴里还说着：

“捶捶腰，能上来。”

身上已经没有了水桶，随着上了台，上去了也还站住捶捶腰，指着下边说：

“天保，老祖宗打下这眼井，养住了人。可是趴这条道，不容易。”

王天保也没有把水桶往背上背，只是一勾手挎上，腾出一只手来换了苗大叔一把，一边答应道：

“这叫什么道，悬崖陡坡。”

苗大叔腰有亏损，早已穿上山里人少不了的光板羊皮坎肩。王天保才一身单褂，真是三二八月乱穿衣。这位贫病交加的老人家，却是对世界上的事情，不肯马虎。常时眼睛里闪闪冷嘲的光彩，嘴里说出热讽的警句。听见王天保随口出来的这么句话，他也不放过，也不啰嗦，只给添上一个字儿。他说：

“可不，这叫什么‘世’道，悬崖陡坡。”

王老太是位精瘦干巴的老人家，站直溜了身量不低，坐下来一佝偻仿佛只见一身衣裳。如今她心里眼里，只有一件心事：给天保要个媳妇。以外，天大的事，她相信天塌下来有当个子顶着。个人亏损丢跌呢，她认定打掉了门牙，也往肚子里随。要是心里委屈呢，她就认命。要是怨命呢，她会说是非只因多开口，祸从口出，还得回过头来怨自己。天保一张嘴说话，她就提心吊胆。天保在她眼里，又是早该成家的大汉子，又是嘴上无毛说话不牢的小孩子。才刚那么句话，她也觉着不妥，嘀咕道：

“少说话，成不了哑巴。”

这时，苗大叔随着王天保走到王家门前，往筐箩里一看，说道：“老嫂子，刚收完秋，就指这个糊弄肚子了。”

王老太本想说：大活儿全完了，有这个糊弄着也行啦。可又想苗大叔不准爱听这个，就不接茬，只管招呼道：

“歇歇腿儿，喘喘。”

苗大叔原本想着坐下，他心里也装着件事想探探老太太的口

风,就说:

“腿倒不碍。这腰,跟折了一般。”

说着又捶开腰来,在房檐下找个木头墩子坐下,摸出烟荷包来挖上一锅烟……

王天保还抄起长把斧子,猫在树桩上磨将起来,他那大靸鞋照山里恨不能穿出铁来的办法,帮上贴皮底上钉掌,踩在地上跟老树根扎在地上一一般。他两只胳膊悠着劲儿一推一送,块垒垒的肌肉在单街里面一起一伏。仿佛听得见斧子在磨石上咕——哧、咕——哧,给治舒服了的声唤。

山里的天短,太阳挨山梁了,阳光淡淡的冷冷的,水一般漾在院子里。这日子要不是太萧条,那是够悠闲的。

苗老爷子点上烟锅,拾起了一个话头:

“你还嫌天保话多呀。”

王老太埋怨是埋怨,可也知道儿子的秉性:

“不价,他嘴笨。”

苗大叔顺着话头再盯上一句:

“我怎么觉着你老拦他一半句似的。”

“噫!”

凡老太有长话开篇,都爱“噫”的一声当先。王老太把筐箩往门槛上一搁,直起腰来:

“他叔,你带着闺女到王爷庙来落脚,日子虽说不多,可也够你瞧的。咱这是山沟里一个小村疙瘩,也是一疙瘩脓一疙瘩血呀。天保心眼儿忒实诚、素常不比泥菩萨多声咳嗽,冷不丁出来一句话,还许撞倒了南墙。”

苗大叔笑着摇摇头,不同意,可是把话往柔和里说:

“嫂子,就是个泥人儿,也有个土性子。”

王老太也摇摇头，不同意，可也放柔和了说：

“他叔，孤儿寡母的，哪儿论性子去呀。”

好，苗老爷子一听说“孤儿寡母”，连忙扔下那有争执的话茬，高高兴兴地抱怨起来：

“你这儿是孤儿寡母，我那儿独孤丁一个闺女。你还比我强，我可是当定了老绝户啦。”

这两句话撞在王天保的心坎上，打话音里，听出来了，关系到他一辈子命运的消息。他收住手，拿着斧子，愣着神，立起耳朵听着。他不会也用不着掩盖，可是这么大的汉子，怎么也不兴——仿佛都没有想起站起来，为自己的命运直接发言。那个年头就是那么样。

这两句话也撞在老太太的心坎上，甜酸苦辣一时还分不清，只是意意思思地说道：

“你那秀秀闺女，差不离的儿郎赶不上她呀。”

“也就是命穷性子不穷。”

照习惯苗老爷子得客气两句，可这话骨子里是顶了老太太一下，可见这闺女在老子心里占多大的地方啦。

王老太掂掂着这话的分量，试探着说：

“有差不大离的儿郎，该给招一个了。”这位老人家也不糊涂，也一清二楚地回敬过去：“多犟的性子，也犟不过命去。”

苗大叔当然不是顶嘴来的，哈哈笑了笑，把话扯开：

“我还没招呢，人倒招得我们爷儿俩没有了站脚的地方。要不，还不定奔王爷庙来呢。”

这边的王天保忽然发了话。这大汉子憨厚的心里，自己的事儿张不开嘴。刨开自己，触动了他哪根筋，他会爆发般的嚷了出来？

“苗大叔，秀秀没有招谁惹谁，谁也知道强扭的瓜不甜，可怎么就有人偏爱强扭！”

王老太心想：瞧这二愣子劲儿，瞧这嗓门，我能不拦着点儿。连忙说道：

“大叔你听，一张嘴就是褒贬。”

苗大叔这时似笑不笑，两眼透着讥嘲：

“你说是强扭，他觉着是该他的。”

王老太应了声：“可不。”苗大叔正色说道：

“不瞒老嫂子说，我们越是穷得跟叫化子一般，还越短不了惦记上我们苗秀秀的……”

王天保点了个头，“嗯”了一声。那是完全相信的劲头。那苗大叔提起闺女秀秀，那冷嘲劲儿就收了，那热火劲儿不自主儿上来了：

“……秀秀呢，偏偏凭他是谁，天王老子，也得问上三句话。”

问三句话的意思，王老太一下子解不过来，她只落在表面皮儿上：

“一个大闺女红口白牙的，她怎么问？是你给问吧？”

苗大叔郑重地摇着头：

“她还得自个儿问。三句话不中意，任谁也不点头。”

王天保倒又只管点着头。苗大叔又似笑不笑，说：

“偏生惹毛了一位咱惹不起的，爷儿俩只好卷吧卷吧破烂儿，深更半夜跑了出来。”

老太太是善心人，连忙合掌：

“阿弥陀佛，来了好来了好。本是王爷庙出去的人，王爷保佑你们回归本乡本土。”

王天保心中自有他的不平，不平则鸣，这一鸣多少有些惊人：

“哪来的王爷，咱这儿压根儿也没有过庙。”

王老太也提高嗓子了堵过来：

“你还不如哑巴着。”

王天保已经冒了头，理直气壮，一下子可堵不住他啦：

“二百年前，姓王姓杨姓苗，三个穷哥儿们开的山庄。后来杨家出了人尖子，开了爿小店。我们王家趴下啦，你们苗家没人啦，杨家招牌上写成了王爷庙。”

王天保吐出这么几句，忽然住口。这个厚道人心里一扑腾，就找不着词句了。

苗大叔冷笑一声，指点着山川，仿佛自言自语：

“二百年前……深山老林……”

在他的指指点点中，那世代流传的村庄历史，出现在大家眼前。为的是谁都熟知，说出来倒絮叨了，放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回忆，却总是有滋味的。

二百年前，山深林密。黄羊跑青的时候，拿水桶都能扣住一个。核桃狸子跳到肩膀上来，都没工夫搭理它。

有三个穷哥儿们，一个姓王一个姓杨一个姓苗，穷急了，钻到这疙瘩来，刨刨地，撒下玉米粒儿，长出来黄澄澄的棒子，放嘴里咬咬，清香清香。就在这里扎下窝棚，开山垒窑，伐木烧炭……

苗大叔指点着山川，他说出来的不过一句：

“……老祖宗一把柴刀一把镐，一手的血泡开出来……”

他心里想着……姓王的烧窑是把式，姓苗的种地是能手，姓杨的这家人活泛，来回跑合，买盐卖炭。不知哪一辈子，杨家出来个人尖子，勾上了山下的大买卖家，在山庄里开了爿买卖小店，三日浅，五日深，神不知，鬼不觉，家家该上了小店的账……

苗大叔指点着，又有两句说出声来：

“……打我记事起,小店掌柜的跺跺脚,山头也摇晃……”

大家心里出现……苗家的子孙,都是些地里死受的主,先就一个个给晃倒了,不死的也跑了……

苗大叔指指眼前在落叶的大叶儿杨小叶儿槐,又透着讥嘲的光采:

“如今落叶归根。风打秋霜,霜打叶儿黄,黄叶儿回归本土,沤作肥料。”

王天保不知道什么叫做诗,只觉着这些话又新鲜又有嚼头。勾起了他的心事,大声叫道:

“大叔……”

跟着却一句也说不出来,心事仿佛都不成个儿,苗老爷子扭头盯着他,他给盯得蹦出这么句最现成,在他,也是最解不开的话来:

“……干吗往回跑呀!”

苗大叔冷笑一声,反问道:

“不钻山沟,能往哪里跑?”

王天保不服,可是嘴跟不上。苗大叔点点头,又说:

“这也是秀秀的主意。”

一提秀秀,这个大汉子又转过脸去望着山野,毫不掩盖地愣住了神。苗大叔接着说:

“可倒也不错,乡亲们指了个破炭窖,说是苗家祖先扔下的,让我们爷儿俩做了个窝。”

王老太叹了口气,她心里称赞苗秀儿,可也不离她的主张:

“秀秀这闺女,准比老辈子命强。”

苗老爷子也不让,人都有各自的固执:

“比老辈子性子强。”

王天保也还在想他的问题:干吗往回跑?这有什么这么解不

开呢？这也是一种固执吧：

“秀秀她回来干什么？”

王老太还是要拦天保的话，不过采用了不同的方法，把筐箩往膝盖头上一抱，表示专心做活不爱听了：

“你听听，撂不下这句话，回来干什么回来干什么，不是说了，落叶归根。”

“依我说——”王天保说不圆全，可是他的心里，有个很明确的看法，他只能加大声音，来表示明确——

“不该回来。”

王老太摇头又摆手：

“他叔，别搭理他。”

王天保看着苗大叔像是倒要认真搭理他的样子，倒抓着一个理由：

“不是你说小店掌柜一跺脚，山头也摇晃吗？”

王老太着急起来了：

“天保，天保，你尽拣好听的说啦。”

苗大叔也不知道什么叫诗，可他自己说了“风打秋霜，霜打叶儿黄”，说了“落叶归根”，说了“沤作肥料”，自己品着也有一种经嚼的滋味。看见王老太起急，才回过神来，决断地说：

“老嫂子，不要紧，咱爷儿俩过得起话，掏得起心窝子。”

王天保得到了支持，这个实诚的人立刻打开心窝，他知道这事非同小可，压着嗓子：

“大叔，少掌柜的养不住，这些日子围着破炭窖转磨——”

他要一下子兜出底儿来，本当更小点声，可是他又求人重视，还得使出大声嚷出来：

“狼转羊圈啦！”

这么一嚷，连苗大叔也一“机灵”。王老太更加“啪”的一声，把筐箩也推落在地，又拦儿子又跟苗大叔诉说：

“你听，大叔，话不多不多的，出来这么一句，明是拿着刀把子往人手里递呀。”

苗大叔已经镇定下来，他使手势让王老太安生。回过头来对着王天保，这时，只见他两眼闪闪有神，那讥嘲的光采好比是利剑：

“外头转的是狼，不假。”冷笑两声，“可圈里头，怎见得准是羊呢？”

王天保叫老爷子的眼神拿住了，眼面前活现了苗秀秀，那利索，那泼辣，那说得出来做得到，提得起来放得下……果真不是羊：

“不是羊、不是羊。”

想再说得明白点，却只说出来两个字：

“那好，那好。”

苗大叔更要把话说透，说够：

“别说是小狼崽子，就是老馋狼，你叔也不是没见过。”

他也看明白了王天保的一份儿真情实意，心里又热辣辣起来：

“要说秀秀，可又比你叔有眼力见儿。”

王老太还是害怕呀，这样的话怎能尽着说下去，非得支走天保不可了呀：

“天保，好赖也得坐上锅呀，去弄点烧柴来，去呀。”

王天保觉着一肚子话，还没挖出来一个角落，想敞开来尽情说说，却找不着话头，只憋出来这么一句：

“叔，你坐着。”

说罢，拿上长把斧子往房后头去了。

“嫂子，天保二十几了？”

“属牛的，往三十奔的人了。”

苗大叔嘴里吸溜一下，老太太没有作声，苗大叔又递上一句：“我们秀秀也二十出头了。俗语说：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。”

不想老太太没有欢喜，反倒撂下一脸的愁苦：

“秀秀准是挑花了眼。我们天保可提不起来……”

王老太也不是真认作提不起来，只是真有烦难，她得把烦难实实在说出来，不过那最揪心的地方，她还不敢都亮明白了。先绕着远儿说吧：

“……乡亲们倒都念叨他实诚，可实诚当不了饭吃。也有一把子力气，可哪儿就遇上怜惜的买主啦……”

(二)

夜色从山沟里爬上来了，淡黄的阳光掺和得灰黄灰黄了。百鸟归巢，一阵啾啾从头顶上穿过去，穿到无穷的空旷里去，山里就更静了。

房后头有劈木柴的声音，一下是一下的，显得木头疙瘩在王天保手下，那是没跑的了。

苗大叔心想：一来咱挺自己的，二来咱都是正经受苦人，本当用不着藏头露尾。可这是秀秀的事儿，当老家儿的随便张嘴，落下话把对不起好孩子。这老太太是个吓破了胆儿的，拿不准人家心里怎么想呢？咱还是把话提到边儿上，且不捅破瞧着成色再说。

苗大叔看见老太太一只手抓着门框，那手索索地哆嗦起来。王老太哆嗦着说下去：

“……就有花朵似的大姑娘，愿意跟着他受罪，我也怪不落忍的。”

苗大叔眼见这哆嗦劲儿，尽量把话说平和了，劝道：

“嫂子，这可是你思摸不透。要都照你这么说不，这王爷庙，十家得有九家活该绝后……”

绝后两个字一出来，王老太连身子也一震。苗大叔又诧异又不忍，就把话说得热火，说得带劲：

“……嫂子，穷人有穷道路，苦日子自有苦打算。一味地认命认命，认到什么地步够一站。”

王老太把手使劲往门框里抠，才止住那哆嗦劲儿。她抠住门口，慢慢地站起来：

“实不相瞒，这心里头，仿佛长老了一个猫爪子，黑天白日的抓心疼……”

王老太扶着门框站起来了，原来是个高身材的老人家，只是精瘦，她那手上的哆嗦忽然下传到两腿，她使劲制服哆嗦说下去：

“……我认命认命，也不能认绝后呀。”

苗大叔这才有点明白，她为什么这样紧张，原来这么两句话，在这老太太嘴里，就算是反叛啦。赶紧还让她坐下，把话扯开一点：

“嫂子，你眼里可有合适的姑娘？”

王老太坐下，身子佝偻下来成了个小老太太，恢复了平常样子：

“好姑娘有的是，咱张不开嘴。咱一张嘴，人家不得问，家里都有什么？咱的嘴还合得上吗！”

苗大叔笑起来，特意多笑两声，好让老太太松松心，才把话茬接来说：

“可不是吗，我不是说我们秀秀，跟人得问三句话，头一句就是这个，家里都有什么？”

这头一句，王老太按照自己的理解，认作理所当然，说：

“那可不，嫁汉嫁汉，穿衣吃饭。在家靠父母，出嫁靠儿夫……”

除去这个当然，老太太还在表面皮儿上解不开：

“……他叔，可你说秀秀，亲口？面对面？问人家儿郎？”

苗老爷子笑着，他是挺得意的：

“是亲口。是面对面。”

王老太虽不能完全接受，也只能叹服：

“秀秀是个见过世面的孩子，只怕一般山里的儿郎，到了她跟前，倒羞口羞面矮下半截。”

苗大叔不否认，也没顾上客气两句。这时闺女苗秀秀占据了整个心胸，照亮了他整个心灵。他摆开架势，要敞开来说道说道啦：

“她问家里有什么？那儿郎要是个‘有’的主，回道：‘有房有地，吃穿不愁。’二句话来了，那你娶我这叫花子姑娘做什么？那一位好比回道：‘你哪是叫花，你是朵鲜花。’秀秀就说：‘要我得个天花麻了呢？要我一个眼花摔瘸了呢？’”

苗大叔是真得意：闺女的对答巧妙，言语有灵气儿倒还是小事，只是那人品尊贵非常难得。

这份儿难得，王老太不懂得，一时间也悟不过来。也怪，有些老太太们一到了深奥或是新鲜的地方，总是抹头回到表面皮儿上打转转：

“就这么大眼对小眼地甩出来？”

苗大叔有些扫兴，给换一个字儿，正色回道：

“大眼‘瞪’小眼的。”

王老太哑着新鲜滋味儿，转过口来称赞道：

“怨不得人说，玫瑰花儿虽好，刺儿扎手。”